



王彦艳 马国兴 主编

风铃鸟系列美文读物

被风吹走的夏天

中原出版传媒集团
大地传媒

文心出版社



马国兴 王彦艳 主编

风铃鸟系列美文读物

两块月饼一个圆

文心出版社
· 郑州 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被风吹走的夏天 / 王彦艳, 马国兴主编. — 郑州 :
文心出版社, 2016. 5

ISBN 978 - 7 - 5510 - 0826 - 6

I. ①被… II. ①王… ②马… III. ①小小说 - 小说
集 - 中国 - 当代 IV. ①I247. 8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6)第 055226 号

出版社:文心出版社

(地址:郑州市经五路 66 号 邮政编码:450002)

发行单位:全国新华书店

承印单位:北京龙跃印务有限公司

开本:700 毫米 × 960 毫米 1 / 16

印张:12

字数:150 千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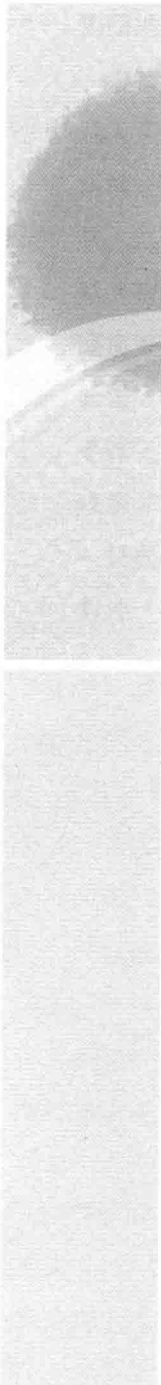
印数:1 - 5 000 册

版次:2016 年 5 月第 1 版

印次:2016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书号:ISBN 978 - 7 - 5510 - 0826 - 6

定价:22.60 元



目录 } Contents

- 过了初六是初七 / 赵新 001
- 两块月饼一个圆 / 赵新 004
- 拉着小车散步 / 赵新 007
- 母亲 / 高军 011
- 画荷 / 高军 014
- 画菊 / 高军 018
- 漏 / 周波 021
- 最珍贵的照片 / 周波 025
- 手茧 / 周波 028
- 父亲的怀抱 / 巩高峰 031
- 伤心的端午 / 巩高峰 034
- 少年的唾沫 / 巩高峰 038
- 狼 / 刘立勤 041
- 红狐 / 刘立勤 045
- 水鬼江老大 / 刘立勤 048
- 隔壁的父亲 / 周海亮 051
- 一朵一朵的阳光 / 周海亮 054
- 英雄 / 周海亮 058



- 昔我往矣 / 高薇 061
- 花葬 / 高薇 065
- 送水 / 子千 069
- 英雄故事 / 子千 071
- 战斗故事 / 子千 073
- 风景树 / 朱道能 075
- 七月的阳光 / 朱道能 079
- 小年过了是大年 / 朱道能 082
- 鞭炮声声 / 雷高飞 086
- 卖报 / 雷高飞 089
- 红衣姑娘 / 雷高飞 091
- 十年流水账 / 黄克庭 094
- 有支钢笔丢不了 / 黄克庭 098
- 一个电脚盆 / 衣袂 101
- 桂枝娘 / 衣袂 104
- 浮世绘 / 衣袂 107
- 红泥 / 仲维柯 110
- 少年不知愁滋味 / 仲维柯 114
- 杨花落尽子规啼 / 仲维柯 117
- 爱的门 / 朱占强 121
- 行为方案一号 / 朱占强 124
- 考验 / 朱占强 127
- 感谢一场雨 / 聂兰锋 130
- 我应该把刀放在哪里 / 聂兰锋 134
- 香椿芽和水莲 / 聂兰锋 137
- 代价 / 郑兢业 140



目
录

- 逃犯的忏悔 / 郑兢业 144
- 一份特别保证书 / 郑兢业 146
- 郑人买履 / 刘正权 150
- 买椟还珠 / 刘正权 154
- 乘人之危 / 李蓬 158
- 盗亦有道 / 李蓬 161
- 凉皮王 / 刘渊 164
- 云雀 / 刘渊 168
- 枣妹 / 刘渊 171
- 咸杀 / 罗榕华 175
- 一只猴子的春天 / 罗榕华 179
- 意外 / 刘林 183



过了初六是初七

○赵 新

那件事情让我记忆犹新,让我想起来就后悔莫及!

我欺骗了善良,欺骗了真诚。

我二十多岁的时候,是一位中学老师,教孩子们音乐和语文。那所中学离我老家沟里村很近,每年放了年假我都回到村里,参加村剧团的演出活动。我们沟里村剧团在全县名气很大,我给他们编写剧本,谱写曲调,当导演,拉胡琴,有时甚至粉墨登场,扮演剧中主要人物。我最喜欢扮演农村老头,我竟然演得惟妙惟肖,以假乱真!

我是沟里村剧团的台柱子,团长赵山对我大加吹捧。

我记得非常清楚,1963年的正月初六,我们村剧团照例进行串村演出。所谓串村,就是在这个村里演了以后,再到那个村里演,上午到刘家沟,下午到王家沟,晚上再到李家沟。那天我们化着装来到杏树弯村演出时,苍茫的暮色中,天上亮弯了一钩月牙,山头上闪烁着颗颗星星。

杏树弯的乡亲们热情好客,非让我们先吃饭,后演出,说我们跑了一天了,嗓子干了,腿脚乏了,再直接到台上演戏,有些难为我们!

赵山说:那大家就带着装吃饭吧,吃了饭好好给人家演出!

领着我和赵山去他家吃饭的是一位老汉,他在前头走,我们在后



头走。月色昏黄，村巷朦胧，我拿眼去看老汉时，发现他的那身打扮竟然和我这位“老汉”的装束一模一样：头戴一顶毡帽壳，上身穿一件大襟棉袄，腰里紧一条褡包，手里提了旱烟袋。我学着他的步子老态龙钟地走了几步，差点儿被街面上的一块石头绊个跟头，老汉回过身来扶住我，很认真地提醒道：老哥，慢点儿走！咱们山沟里，就是石头多！

星光月影中，他把我看成了真正的农家老汉！

赵山笑了，悄悄地说：二哥，你听见了没有？今天晚上有戏了！

老汉的家非常干净，非常温暖，炉火通红，热气腾腾。油灯挂在墙上，灯苗摇曳，屋里似暗若明。我们进门就上炕，上炕就吃饭，老汉一边给我们斟酒一边叼着烟袋抽烟，那张饱经沧桑的脸笑出憨厚，笑出对客人的尊敬。

赵山说：大叔，你家里的人呢？我婶子呢？我弟弟妹妹们呢？你叫回他们来，咱们一块吃。别客气，我们也是庄稼人！

老汉说：他们早吃了，早跑到戏台底下占座位去了。你们沟里村剧团头一次到杏树弯演戏，大伙高兴得不行，早在家里待不住了。老汉忽然扭头问我，老哥，你这么大的岁数，也跟着剧团到处去跑？他们都是年轻人……

赵山说：大叔，你看着我二哥的胡子长，其实他岁数不大，他今年才52岁！他是我们村剧团的台柱子，没了他，我们天缺一角！今天晚上他唱压轴戏，大叔一定给捧捧场，一定给鼓鼓掌！

老汉说：好容易你们来一趟，我当然得去！老哥，你家里几口人？大嫂愿意叫你出来？孩子们愿意叫你演戏？天寒地冻，翻山越岭，你千万别碰着、摔着！

赵山说：大叔，你别哪壶不开提哪壶呀，我赵尚二哥到现在还没结婚（那一年23岁的我真的还没有结婚），哪来的大嫂？哪来的孩子？

老汉斟酒的手猛地一抖，酒便洒了一世界。



赵山重重地感叹一声：大叔，光棍苦，光棍苦，裤子破了没人补；光棍难，光棍难，吃饭不管淡和咸啊！

老汉点了点头：对不起，怪我把话问多了，你们吃，你们吃！

他用手擦了擦眼。他的眼里浮满了泪水。

我们向他道谢告别的时候，才知道他的名字叫作刘老畅。他说他和我同岁，今年也是 52。我很想把我的实底告诉他，赵山说等等吧，他还没看你的戏！

那天晚上我们的演出特别成功。我在最后一出小戏《老汉相亲》中登台表演。当我满怀喜悦地唱到“男人是叶来女人是花，没有女人不成家，老汉今天相亲去，且把夕阳当朝霞”的时候，台下掌声如潮，群情激动。老汉坐在台下最前排，他在拼命鼓掌时，眼里又有了晶莹的泪水。

散戏以后，我们跟头骨碌往家跑，早忘了再和老汉打个招呼的事情。

过了初六是初七。第二天狂风肆虐，大雪纷飞。早饭之后，我正在屋里很甜蜜很骄傲地回味昨天晚上的演出时，老畅大叔披着满身白雪走了进来！我很惊奇，拉住他的手说：大叔，您怎么来了？他很惊奇，撒开我的手说：你就是赵尚？在我们杏树弯那个演老头儿的？

老汉是来给我提亲的。他说他知道一个光棍老汉的难处和苦处，他愿意把他的妹妹嫁给我；他的妹妹就在他们本村一家做媳妇，前几年死了男人，跟前有个十多岁的娃儿。他很不好意思地笑了笑，搓着一双大手说：对不起，我眼拙，你那么一化装……多亏我妹妹没有来……

我说：大叔，是我们对不起您，是我和赵山欺骗了您！

他说：我也欺骗了你们呀！实际上我是一个光棍汉，怕你们吃不好喝不好，我就编了那些瞎话糊弄你们……那顿饭是我妹妹做的！

我把赵山找来时，屋里已经没人了。我的邻居告诉我，那老头已经走了，他的妹妹还在村外等着他……



两块月饼一个圆

○赵 新

1968年的中秋节我流浪在外州外县。那时候闹“文革”，两派之间发生武斗，农历二月我们就从老家跑了出来，谁想一出来就很难回去。

我很想念父亲。我三岁时死了母亲，父亲把我拉扯成人，给我缝衣做饭，供我上学读书，后来我参加了工作，成了一名中学教师，还发表过一些文章，父亲很是为我高兴。如果有一个月见不到我的面，老人就会把口信儿捎到学校，问我身体如何，工作如何，怎么也不回家看看，等等。我知道我是爹的依靠，爹的希望，我在爹的心里占的分量很重。

半年没有回家，爹该怎样想我？老人家已经年逾古稀，耕作之后还得做饭烧炊，儿子不在他的跟前，他怎样面对那漫漫的长夜、萧瑟的秋风，怎样面对那血红的残阳落日？往年的中秋节学校改善伙食，我都要让走读的学生给父亲捎回一点饭菜、一包月饼，今年离家一百八十里路，天也苍苍地也茫茫，一是没东西可捎，就是有又如何捎得回去？

中秋节那天细雨如烟，端起碗来吃饭时我心里发堵。下午我们村里来了人，他是给生产队赶马车路过这里，特地找到我的住处，把我叫



了出来。

我说:大哥,你怎么来了?

他说:你家二叔让我给你捎着点儿东西,千叮咛万嘱咐,让我一定捎到,一定亲手交给你。

他把一个纸包递给我。

我说:大哥,我爹的身体好吗?

他摇了摇头:不好。二叔天天站在村口,抬头望着远处,呼喊你的名字!

我说:大哥,你回去告诉他,就说我这里很好,吃的也好,住的也好,身体也好。

大哥说:这慌乱年头,你的话他相信吗?就算你这里很好,捎个信儿能够解决问题吗?他主要是想你,见不到人,叫天天不灵,叫地地不应啊!

大哥挥泪而去。我把那纸包一层一层剥开时(我记得很清楚,那个小小的包共包了八层纸),里面是半块酥皮月饼:月饼已经干了硬了,闻了闻却没有变味。

爹什么时候买的这个月饼呢?一定是早就买下了,没有合适的机会捎过来!

爹为什么只给我捎半块月饼呢?他一定是只买了一个,思念远方的儿,于是他半块,儿半块……

那天晚上雨过天晴。当圆圆的月亮升起来、天也皎洁地也明媚的时候,我听到哪里响起了枪声。于是我恍然醒悟爹只给我捎来半块月饼的道理。

我含着满眼泪水把那半块月饼包起来,放在我的书包里。我一定把它带回家里,交给父亲。

又过了一年。我们心急火燎地返回自己的县城时,又是八月中



秋。我匆匆忙忙回到家里，爹已经重病在身，卧床不起，见了我号啕大哭，拉住我的手久久不放。

那一天正是农历八月十五。那一夜的月亮特别圆。

映着如水的月光我把自己买回来的月饼拿给父亲吃，老人很吃力地说：儿呀，爹已经吃不了东西啦，你回来了就好……爹还给你留着月饼哩。说完伸手示意，让我拉开桌子下面的抽屉。

我从抽屉里拿出了一个纸包。我把纸包一层一层剥开，里面同样是半块酥皮月饼。月饼已经很干很硬了，闻了闻却没有变味。

爹说：儿呀，你吃吧，那是去年买下的。我经常打开看一看，没撂坏……

我突然想起去年八月十五的事。我急忙拿过书包，从纸包里剥出那半块酥皮月饼来。

我把两块月饼对在一起，严丝合缝，正好对成一个圆，很像外面天上的月亮。

爹看笑了：小子呀，那半块月饼你也没舍得吃？

我的泪打在那个圆上，一时说不出话来。



拉着小车散步

○赵 新

男人天天早晨扶着女人在小路上散步。

小路位于村西的山脚下。小路被他们日复一日、来来回回地踩踏，路面变得很光亮，很干净。

正是春天，小路两旁杨柳依依，桃杏累累，鸟语花香。

女人累得气喘吁吁，头上冒出汗来。

女人说：咱调头吧，调头回家。

男人笑了：你这个人说话真逗，还调头！你是汽车或飞机吗？

女人说：不是调头是什么？是调屁股？

男人说：你呀，净抬杠。调屁股就调屁股，咱们调过屁股往家走！

他们回到他们那处黄土小院时，太阳刚刚出山。

男人把女人抱在椅子上，洗了洗手，开始做饭。

男人不会做饭。男人这一辈子最慥做饭。

男人问女人：想吃什么？

女人故意逗他：你能做什么？

男人的脸红了，憨憨地说：你别哪壶不开提哪壶——我那两下子你知道！

女人说：那就熬粥吧。你先在锅里添上两瓢水，然后烧火！



男人数着一、二往锅里添了两瓢水，然后蹲在灶前烧火。

女人说：水烧热了下两勺米，一勺大米，一勺小米。

男人又数着一、二往锅里下了两勺米，一勺大米，一勺小米。

女人说：搁碱，拿小勺，搁一小勺！

锅开了，一股浓重的米香在院里飘散。一只鸡跑进来，伸长脖子，要往灶台上跳。

女人说：打鸡，打鸡！

男人说：这个不用你嘱咐，我知道。这又不是做饭！

粥熬好了，男人去菜园地里拔了一把带着露水的小葱，还买回一块豆腐来。

女人高兴了：老汉，我给你出个题目，你知道小葱拌豆腐当怎么讲吗？

男人说：就你聪明！小葱拌豆腐，不是一清二楚吗？

女人哈哈大笑，笑出两眼泪水来。

男人说：只要你高兴，你就使劲笑。电视上说，笑比哭好！

他们吃饭的时候发现了一个大问题。女人一声惊叫：死人，这菜你没放盐吗？

男人说：哎呀，你没有告诉我！

女人发火了：混蛋！我没告诉你，就是理由啊？我没告诉你，你咋知道你是一个男人啊？

男人慌了：老婆，你是病人，你千万别动怒！我想起来了，那个小葱拌豆腐是一清（青）二白，对吗？

女人的气消了一大半：你呀你呀，你就会逗着我玩儿！

夜来了，月亮升起来了。从窗户口望出去，月亮很大，月亮很圆。

男人给女人洗了澡，铺了床，把女人抱进被窝。

女人哭了，呜呜咽咽抽抽泣泣，泪水映着天上的月亮，一副痛不欲



生的样子。

男人说：你这个人一会儿刮风，一会儿下雨，谁又害着你啦？

女人捉住男人的手：谁也没有害着我，是我自己后悔啦。我早晨不该发火，不该骂你；我自己做饭也有忘记放盐的时候。将心比心，我后悔死啦！你也是四十多岁的人了，家里也是你，地里也是你，我还累着你，还挨我的骂……

女人说不下去了，女人泣不成声。一只蟋蟀很响亮地叫起来，和唱曲儿一样，给屋里增添了许多活力、许多生气。

男人说：这事还用得着赔礼道歉吗？你听那只虫儿都在笑话你。人家说打是亲，骂是爱，不打不骂土坷垃。两个孩子不在家，你不闹腾我闹腾谁？

女人说：我还把家里的钱花光了。你们挣个钱很不容易！

男人说：挣钱就是为了花，有挣有花才是光景，才是道理。光挣不花还有什么意思呀！光挣不花咱家里就没了变化，没了发展，就是一潭死水。有你在，咱就是一个团圆的家。我回来很温暖，出门挺踏实，所以咱那钱该花，花得值得！

男人话一停，那只蟋蟀又很响亮地叫起来，又和唱曲儿似的。

女人说：老汉，你这一讲我心里就透明了，亮堂得跟天上的月亮一样。我听你的话，好好治病好好吃饭，等病好了咱们好好过日子！

男人递过一条毛巾来：给，快把脸上的泪擦干净。

月亮升高了，女人带着满脸微笑睡着了。男人走到院里一声长叹，眼里的泪水喷涌而出。

秋凉了树叶黄了的时候，那条小路旁边起了一座新坟。

奇怪的是男人没哭。男人一滴泪水也没流。

男人天天早晨还在小路上散步。男人散步的时候推了一辆小拉车，车上铺了厚厚的被褥。



男人走到坟前说：来吧，上车吧，我用车拉着你遛弯！

男人说：你看这秋天多好，高粱红了，谷子黄了，瓜果香了，大枣甜了……

男人说：你说什么？调头？好，咱们调头回家。你还指挥着我做饭，咱们还熬粥，还吃小葱拌豆腐！



母
亲

母 亲

○高 军

“你说，南庄里的于大娘早被称为沂蒙母亲了，你怎么就不去找找啊？”近六十岁的儿子又嘟囔开了。

母亲躺在病床上，目光浑浊，脸色蜡黄，有气无力地抬起胳膊挥了挥：“去，又咧咧开了，人家于大娘给部队上拉扯了那么多的孩子，是有功的，我算什么？”

儿子的脖子一拧：“哼，你要不是去喂那些孩子，俺哥能死？”

母亲的眼泪就开始不断线地流淌出来，晶莹的泪珠一颗颗消失在斑白的鬓角里，喉咙里也发出了低沉的哽咽声。

儿子赶紧扑过去给母亲擦泪，担心泪水滴入她的耳朵：“娘哎娘哎，俺不说了，俺不说了行不？唉，俺不是看你病得厉害，心里着急嘛。要是上级承认你是沂蒙母亲，不就会有待遇，发点钱什么的，给你治病咱还用犯愁吗？”

渐渐地，母亲的泪水止住了，又挥了挥手：“去去去，我死不了，你让我清静一会儿吧。”

儿子的身影慢慢地退出了低矮的房门，母亲的思绪却被儿子的话引向了过去的岁月里。

作为村里的年轻媳妇，开始并没有怎么感到形势的严峻。这天村